

憲世編

羅念菴先生

先生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笑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𡏖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公之爲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既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二十二舉於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先生師

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
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
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
慟淚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
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視
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
孟與同郡鄒文莊守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
改左春坊贊善與毘陵唐荊川平涼趙浚谷同時具
疏請 御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居削跡
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獨將何人不

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
瞻其容止者非俳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
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蓊鬱闢
之可通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
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先生
宅舍漂没假宿田家撫院馬森以先生家故貧而嘗
卻臺省餽坊數千金斯縣帑檄縣取爲搆室助竟辭
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先生曰天下事爲
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
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先生答書願畢志林

擧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户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濫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先生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懽若更生比疾作于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先生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晩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

得閒豈惟君不得閒吾亦不得而閒之玆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而無思者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駭人也壬戌王龍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王曰功夫有先後否答曰卽如均賦一事

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illegible]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靜定功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功夫奔放馳逐莽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盡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其所作松原志晤中

明年錢緒山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貿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先生於陽明之學以身發明之而後學見先生躬行之實既慕服因先生之言而益信陽明之學其有功於陽明大矣先生始歸田與荊川共貫一册

府下論及　國事輒相對欷嘘知宇內將多事圖所
以報　國因相約攻苦淡鍊寒暑蹶馬彎弓考圖觀
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
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
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甫五十覩時
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援市引辜之衷未
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乎而竟不果隆
慶元年　詔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方坤陰之已逆而震陽之未生固陰陽消長之間也
是時也無有乎朕兆無有乎端倪無有乎期候彼

一陽之來果何所自哉是故有不始於有而始於無無不終於無而終於有一息之出其先則入之源也一日之子其先則亥之交也一月之朔其先則晦之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剝之極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言觀此而天地可見也然則闔闢之始必自渾淪恍惚坱圠沕穆不涉有無不屬動靜擬議有所不能至思爲有所不能及其猶陰陽消長之間乎故曰易逆數也是故以其無分於動靜有無常爲主宰而言謂之天心以其動靜有無交錯變化而議擬思爲一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

其變易不窮終不離於主宰而言謂之逆數蓋自其源而觀之若已判然於天地開闢之始自其委而觀之則亦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惟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於此心往來之際孰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孰知夫夜氣之先日晝也孰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孰知夫閉藏之先歲運也孰知夫太極之先天地也是庖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

天地之氣翕聚而至於發散必且氤氳磅礴熏烝融液瀰漫於覆載間不獨甲拆之微肖翹之形緜綫

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盡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斯時也名之曰春春之爲言從屯從日指日之暄煥草苗然欲奮出之象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疎戚極於萬物靈蠢纖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盡得天地之生生而未有遏之者也斯念也名之曰仁仁之爲言從人從二二者天地惟人同之言同天地之春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能同體卽不足以應春之生生大哉仁乎其三極之精

乎春之至也漸仁之成也難學與不學有辨矣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
我貴處其貴用其大萬物以賴是曰三才
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肯驗之於
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
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
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於着已
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
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爲感
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瞑

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書意也感無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固之靜極之定皆是物也其曰靜虛動直曰靜定動定以時有動靜寂無分於動靜境有內外寂無分於內外然此之言無內外無動靜者多逐外而遺內喜動而厭靜矣是以析言之

未感之前寂未嘗增非因無念無知而後有寂也既感之後寂未嘗減非因有念有知而遂無寂也此虛靈不昧之體所謂至善善應民去之去此也君子

存之存此也知者觸於感者也念者妙於應者也知與念有斷續而此寂無斷續所謂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是也心有動者即非本心有起者即非誠意此不足爲告子慈湖病其所病固甚微也非孟與陸烏能析之

心動物也神物也攝之固難凝之尤難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與極深研幾同功半生口向此談心終爲他途分析不耐堅苦千古作聖屈指可盡要之神爲心役心不自主樂事逐外雜習行之宜其成者寡也

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舒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動與靜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

非萬變而於寂者未嘗有礙非不礙也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即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故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異其
在茲乎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又與百姓
同其日用此二氏之所不及學者雖於自信者也
使於貞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
與世界物事成對待不倚自巳知見作主宰不着
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孫精神即此漸
能自信果能自信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譬
之收寶物者第不令其輕毀耳必不至馳揚其光
恠炫飾其華釆以傷其本色也譬之保赤子者第
不恣其挑達耳必不至阻抑其好惡增損其言笑

以戕其天性也惟其少有欠缺便用作爲幇補比擬裝綴卽使功夫懇切終不免影響依附如以莠稗作五穀較之稿苗與揠苗又有間矣豈所以充達而長養之哉此非子之言也明道有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

來敎云學主於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旣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肖驗之於心又有

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爲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此

大易之書可考也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此周子之書可考也葢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

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功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
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
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背非見正非爲爲不止者
周子主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
乃聖門第一關頭何至晦示其蔘易之文而周
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固憂聖門
之失其傳也使其功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愼
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睹不聞
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
則其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

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欛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旣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併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無亦言之未瑩矣乎

自其與物無對而言謂之獨自其朕兆莫窺而言謂之幾獨也幾也名異而實同者也鄒見謂獨是該動靜貫中和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

謂研幾眞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以寂然不動爲誠感而遂通爲神已兆盡善境界交得其中間尚有善惡當辨不爽毫髮語乎

細繹來教微旨得無指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以爲準則乎每覩此章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巳私分毫攙和不得巳私不入方爲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調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迫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巳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觀體言行

皆庸無有起作遷改之幾乃歸一處此即約禮自
不能罷日用飲食皆知正味位育參贊皆不出此
蓋不入己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
近来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為任不論出與處莫
不皆然真以天下為任者即分毫脫閃不得亦分
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
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
體之論亦是此脉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天
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
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脚西銘一篇稍[illegible]

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過目到眼皆是吾人當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但是樸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罔羅支吾之弊古人汲汲皇皇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今人言學不免疎漏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而已

此學日入容處在紛紜轇轕中自得泰然亦不煩照應乃千古一快心事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却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染汚乃有此景乃有此事

亦到天機自然處如無爲寇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吾輩非此安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以身在天地間負荷即一切俗情自難染汙從此用力有本領大舜有大於禹能與人爲善指歸正在於此雖是全體出頭卻又不曾加得分毫與二氏冷澹相似此所以無異深山之野人到此地位何所依泊何所比擬此之謂大此之謂獨此乃天地之心此乃生民之命此吾儒之功所以上下同流也用力則從人所入原無定說論語一

部便似藥方因人異施或以靜入或即事爲階也措足不容等待蓋無時無心無時非學其有艱難與齟齬乃各人病痛深淺未可據爲定說也

知嘿嘿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嘿嘿一室中無加損足下且辨個是了得天下萬物底胚胎當與天下萬物無有分辨無有界限足下自視此身果如何與古人相應否此處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認妄承當不得要有真物在故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嘿識嘿識非細事非易能也

認無欲處若與萬物一體處有絲毫不應又便落二氏終有護持向裏一段此處一涉言句便有病只久久嘿證可也

行仁自孝弟始此心本仁生生不息存之爲不欺發之爲不忍不忍之推自親親始孝弟先之未有仁而遺其親者自此擴充將爲和風慶雲四海可保稍不由此便傷天和虛靜言其純潔貞一不雜世俗之念非指虛曠靜滅不動於愛敬以爲快樂如釋老之爲也此於日用不既切乎不忍之念非是要從親親始赤子一有知便發之親盡此一團太和觸着即是經重低昂稱量即當機無比斷續無撓致並無次第

靜坐收拾此心此千古聖學成始成終句但此中有辨在靜坐識得本心後根底作用俱不作疑即動靜出入咸有着落分寸不迷始爲知方然須從靜中安貼得下氣機斂寂後方有所識不然卽靈浮妄中去矣念之有無多寡識心後應不作如此見解也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賭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卽事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

縱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為虛過日月者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為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心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徹然中存不令它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

之足慨哉此等辨別要在默坐澄心耳目之雜不
入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能親面相見也（解悟卽自尋索卽無）

來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卽
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夫謂知覺卽主宰
主宰卽又淵寂則是能淵寂亦卽能主宰亦卽自
能知覺矣又何患於內外之二哉今之不能主宰
者果知覺紛擾故耶亦執着淵寂耶其不能淵寂
者非以知覺紛擾故耶其果識淵寂者可復容執
着耶自躬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捄其病者

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功夫固當合一原頭與見在終難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功夫之持行不識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謂弟落在着到常帶弟實有之安敢隱諱在弟之意但恐未識淵寂耳若真識得愈加着到愈無執着愈加照管愈無掛帶既曰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着之有來教云提孩精神有着到也無此誠是矣又謂提孩曾着物否又云鳶之飛魚之躍有管帶也無此誠是矣又謂鳶魚曾有妄念否若易着物即忘物

處乃是學爲孩提若有妄念即袪妄念處乃是學爲
鳶魚未可以源頭本體之見解替當身在功夫之
持行也人心必學方免危殆功力完具變化自殊
然亦未有不好學之神聖但知在淵寂處爲學即
又自不當執着矣無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此是
入悟語然識得此處即屬平常不識得此處即是
弄玩精魄夫無可忘而忘以其未嘗有存也不待
存而存以其未嘗有忘也無存無忘此乃淵寂之
極正列子橫心所念無是非利害之境然彼則自
不念利害始自有次第矣夫功夫與至極處未可

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所以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下學上達之說果何謂耶先生苦心苦行上不欺天下不欺也今爲良知之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闇者未嘗憚之也雖然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爲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

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發爲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常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功而言亦即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知是知非只是良知四端中之故洪又以戒敬言大有補於陽明先生

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時時有是心也未

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燃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語即抄上處盡於此矣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始是動以天始果性體見此謂之見性養此謂之養性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夜氣以息而見養夜氣安得不以息此聖賢苦心語也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手處然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字

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況於人乎此事理至易明也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眞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是

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真時時培此直信得及却是最容地也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此取其天機自動無所爲而爲之本心非論未發也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此語有病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

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已發者養之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梏於旦晝所爲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梏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

意鳥有不誠而亦鳥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此則確然令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夫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在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已以逐物來敎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絶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烱烱又况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大端只凝聚殊爲不易目前舍凝聚一着更無施功而一切誘引牽係非有真物安能退聽此處須以

真功淺入庶幾萬一有遇不然未有入手時也

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有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

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爲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靜合內外而今主於靜焉偏矣何以動應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

必有所由而入。句入矣雖謂致知爲愼動亦可也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至靜也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脉絡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歆羡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忘安排故謂之

吉悖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此周子爭死以卽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國疾敝偃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是眞能主靜者盡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膰肉之去孔門相傳脉路至周子始相續也

細玩夜氣一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氣之說蓋言旦晝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回朔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旦好惡猶能同人使從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

牿亡之則旦晝昔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眞性顯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

夫學貴近裡密實有足安頓然近裡安頓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恥惡衣惡食不患人不已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到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

夫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

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經圖於計算則微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況得以言相度哉

念念周旋此是習來塵勞流轉心隨境動所謂樹欲停而風不止此心何嘗有此勞擾來如今既在輪中須是一切擽却更不與照管只從良知精明虛靜作主但尋得如何脫離得念頭處即是入手處矣此却在自家精密於靜中理會不可草草也盡

本心本自虛靜一切本粘不着今習之既久遂成緣心如鳥緣枝然一無外境便無安頓處乃是眞家當人不會受用耳 眞見語

吾嘗歸靜以爲之主冀其動而不括也然視則逐於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微眇之間任之則成馳騖執之則拂生理於此調停俾常若有存而不敢忘久之至於無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能也 二則

係用心雖苦而功夫似未歛任其一切塵勞不着一念以還我逝者如斯之體何如

來諭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大學之獨即是明德

念念俱空與念念有漏總是同科

劉獅泉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脩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雜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亟反而得之也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獅泉曰不同曰如何

曰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知能譬之頑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眞陽也復眞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聖之期矣龍溪曰指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照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雲翳處曰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卻爲雲氣掩昧指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今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未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即成再造之功依舊日

光照臨四表龍溪因令予斷予曰獅泉早年為見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謂故從自心察識立說學者用功決當如此但分主宰流行兩項功夫卻難歸一龍溪指點極是透徹卻須體獅泉受用見在之說從收攝進步處處綿密始是真悟獅泉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大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引只是要從見在尋源頭不會別將一心換卻此心且如兄言開天闢地別立乾坤以為吾自創業不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成懸空做得只是時時不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

精日徒不可真任見在以為止足弟與二兄實致力處耳先生既說從見在尋源頭確矣又有收攝保聚之說不成良知源頭是零星散碎的

予問於龍溪曰吾記熙光樓君何曰將以捄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為予不答已而腹餓索食龍溪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饔飧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溪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

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于何病吾人不能時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發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溪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此二條亦互相失大旨既謂之良必是見成的只爲人把不良的撥壞了所以要擇而識之擇得來依舊不見

跋

濂溪先生聖學章以無欲爲千古入聖指要易通始之以誠則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爲終之以艮則曰艮非爲也爲不止矣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秘莫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愼其功無不一而足也今曰無事無爲不已悖乎曰不然欲者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得之濂溪重其言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爲之主也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靜何往非意於此

辯別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涉靜虛動直由此而得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事者乃所謂必有事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

辯物歸我者無物非我牽我徇物者無我非物無物非我者物化我也處紛雜而精不揺無我非物者我化物也屏幽寂而神不靜知化物者不易及則化我者不易離也是故往反者生死之機離合者聖愚之辨

良知本於不學不慮之處體而後有知是知非之流行今認知是知非之流行盡以爲良既不免於浮

漫而不根又謂不學不慮之虛體無事於存則終不免於馳逐而化物譬之於火謂星星之火有異於燎原固不可謂燎原之火不加於星星亦不可知是知非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也愚夫愚婦則星星也聖人則燎原也自星星以至燎原其積纍漸歷續廣大必有次第而顧星星自足措之於用何不可耶星星正是一善服膺弗失便是措消盡能服膺弗失便是全體矣故吾人知是知非不足以爲事物之主宰者以其不盡出於虛體知是知非不出於虛體何可言良知也如赤子然無以人爲之私雜揉乎其間則於是非之辨若無以甚異

於夫婦之愚至其堅凝不搖洞徹無蔽則愚夫愚婦天淵迥殊故曰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乃所謂致良知也

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盡自有知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習染與良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麪未易脫離故雖雜念已除而此習氣消磨難盡誠不可以平日良知虛見附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談學耳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原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嘗未來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攙和不可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

弟之取諸人者但能於自治自命嚴緊用力有稍偽

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暮至朝如絲過卻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為聖人之志為吾益友不知向此用功卻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既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為發強剛毅濕粘拈處自以為文理密察加意陪奉卻謂恭敬明白依阿卻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倒了弟雖不才卻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冐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為性命此等處

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

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拾不啻及今猶未還元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命者到得此處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更無掃除果於言句中撇脫得說寒是兩說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是即是非即非若此處稍差即天淵隔越

此身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所欲焉則所以窒其源而遏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其終如天地生

民何哉誠有意於此固不能一日悠悠爾矣古者
澹飲食惡衣服輕財利卑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
此心者正所以為煅煉之功而必與諸欲不並存
者也

昨王濟甫書來亦責鄙不合良知外提出知字面
以為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
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致知在格物語亦非乎言語雖似條
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
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
指為外道此等處恐使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

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事初學下手便說
了手事惟恐為功夫束縛令住静者誰歟不受動
應牽擾者誰歟
凡於道理看得圓活事體照得周匝利害辨得分曉
情偽見得微細便是得力便是受虧知識漸開如
水出竇開竇雖小將來滲漉終難阻塞年益長知
益廣受虧益大而今更無別法收拾於世情漸刊
落安身漸有地步時時不昧此良知如馬被銜轡
束縛即不容易脫畧不得矣
静中如何便計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時

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間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收回收回愈久漸漸純熟如此功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而今便於頃刻一兩日坐後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教人依良知不是依眼前知解底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正前所謂不逐物之心此却在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

古者賢聖於道皆有入處及其既得回視所入了不相干如入室與問途自是兩境在室猶執塗轍即是心病

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者與之爲一體故也

良知二字今人皆容易說得如來記所云點出此意者不是只覺見在知是知非一念而已蓋不由學慮而自能分曉主宰不失此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不肖三四年間亦曾以主靜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始有入手處陽明公

之龍場是也學者含龍場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隔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病躐等而已哉

悟之一字似亦當辨有因言而悟者有不因言而悟者不因言而悟真悟也上也因言而悟者亦當辨前人有此言吾體驗得之適與契合此亦真悟即謂之不因言而悟可也有因前人有此言思惟反觀而後悟此雖是我得之却不免因言而悟其次也有因人解說前人之言從而持行漸漸後悟者無此言便無此悟是又其次矣悟有不同則見性

亦有不同見性不同則立言亦有不同立言不同則入道亦有不同彼眞悟者橫說竪說無有不可即衆人之言便可上達所謂言近指遠不落言詮者也因言而悟者舍此言便無所託必守一說尋一路雖未嘗非學去聖域亦遠矣

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即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

覺叅所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甚惑湖先生何則以從此入悟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葢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者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

長養之地也

論曰先生之於先君子眞所稱修德同方營道同術者乎謂非嚴義利之辨無以立基故辭受進退絲毫不敢忽謂非堅忍刮磨煆鍊祓濯無由掃除欲障淨扳根荄不能還其本體而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故不爐不扇不帛不肉不蓋不乘居不蔽風雨行不藉霜露動心忍性知險知阻艱若備嘗以求降伏此心忍人所不能忍堪人所不能堪則先君子尤爲李之廓清泰宇潔靜精微一毫無染先生則持之爲歸寂之訓飲之惟恐不密先君子則有悟於天機之自然

逑之惟恐不順要之一則得聖人齋戒神明洗心退藏之義一則得聖人鳶飛魚躍勿忘勿助之機俱非偏曲之見也至於斂之愈力則感者愈大達之愈順則伸之愈凝總之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矣至於先生謂不入己私則處處皆天總之則未始不言自然先君子每每謂不言思道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眞公案也又曰見躍飛亢六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又未始不言靜乎先生之言曰天地之氣翕聚而至於發散必且氤氳磅礴薰蒸融液瀰漫於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趐之形絲縷毫芒靡不貫徹雖后至頑

悍之至剛礴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蓋生生之動莫
能遏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
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疏戚極於萬物靈
蠢纖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蓋得天之生
生而未有過之者也先君子曰儒者於喜怒哀樂之
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
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者可識也又曰果有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
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其與人共為之所謂
眾生病即我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已者也

則直透仁體而太和之流行與乾坤無間一先生俱

至矣

唐荆川先生

續藏書

先生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卷內閣使卿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敎乃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

司其其贄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先生即咨白其賢擢科道不使其人知之未嘉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先生拜編修校對　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愼中陳後岡東高蘇門叔嗣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作心服之而先生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若終少自得之趣先生尤自歎時則王龍溪畿以陽明先生高第寓京師先生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先生不欲受又以未嘉愛巳將達其嫉遂告歸未嘉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於文章之

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先生所却至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上面諭宰臣起先生為春坊司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宣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為榮剡薦殆無虛日獨舒侍御汀之薦章曰學以聖賢為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先生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

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之儒也居恒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曆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言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咈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泯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璣曆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經世故則辨悉毫芒往往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

痌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
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
敢為不能為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
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奴跳梁流血東南先生目
擊其変至不能寢食適居有喪　公喪而起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生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胡
總督宗憲不能平此寇趨歸　朝首薦先生以南部
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及巡
按提學二侍御史奏　吉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
郎中　陛見後郎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

先生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
拏即中十二月先生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先生討平
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鰲門與
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江陰而還未幾春汛急自
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
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總督奏留同事
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督檄總
兵盧鏜往援先生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
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
又敗之於廟灣場虜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

沙岩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乗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總督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胡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討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風雪中遍歷海壖盡得其險要而還值歲歉請於　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

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变於內侵冠乘之賠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柰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泰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功夫自恨時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先生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

之應德恍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訴病不知爲達
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
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
淵之功於變之潚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
昌東𤩰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癟心疾首憤不與
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
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愼循常習故者乃婦女
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巳之人殆
難與道此也

文門生王升爲傳曰先生諱順之字應德別號荊川武進人生而穎異少有聖賢之志弱冠舉高第以才名登翰苑文章聲震天下或以譽先生先生笑曰此儒者一技耳然古人殫一生精力稱大家者總數人吾才不逮古又精神別有用處敢望以是成名耶尋以上疏罷官歸杜門謝客唯時時往來陽羨山中嘗買一屋於城西竟以通市囂棄去嘗謂宜講學者答以此事任之自有人特欲如東萊故事從業舉中引拔得三二人歸宗可矣其教人必先習清苦能淸皆時常提醒此心察理欲於毫釐間斯善學也故游將

荆溪之館多從游者得皮得髓亦有人焉先生之學以主靜為基本以鍛鍊為功夫以無欲為極致其家居與來山中也每趺坐輙竟日窮夜無倦寒不附炎暑不舉箑食不肉寢不內衣不帛雨不蓋備嘗苦淡無非磨洗此心求淨欲根以完其本初而已積力餘二十年始超然有見乎此心天機之流行寂感任其自然而一毫人力不得而與殆欲根淨盡天機不幹而自運耶故昔之所守徹近於狷而界限甚嚴至此則開拓無方矣真能一體萬物擔當宇宙矣平生最尊信者濂洛關閩外惟白沙陽明二先生然皆以陽

明津路宏濶求濟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線之津得而守之其殿差易故其學雖有精於海內同志之切劘而得之白沙爲多至若以無時無向爲心之體以機順機逆爲儒釋之辨又先儒所未發也初先生與念菴羅公浚谷趙公偕上疏請　東宮受朝賀禮官覆奏有悖逆不忠等語僉謂必廷杖遣戍無疑而　御批竟從寬止曰狂悖止於爲民先生居常每道及之輙爲嗚咽垂涕庚戌之變韃靼偪京師報聞終日彷徨憤懣不食迫倭夷稔禍妖氛播塞南宇先生尤爲蒿目於時人情洶洶當路計無所出謂先生抱經畧

奏請惡朋之先生僩時事積憤懷文以官召與山林
徵士處士之義不同故其出也以救時也以殉國也
順此心天機之感而不容自已者也觀其赤日提兵
瘴海親嬰鋒鏑率先將帥以殄寇爲期而置存亡於
度外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歟夫英明之主總
攬權綱於上而需賢臣子應命而出不私其身以濟
時艱本無可疑而世或疑之者何哉尋以底績擢撫
淮揚病已危而志彌厲方議作粥賑饑行巡匪懈值
天鼓鳴舟遂卒
人者天地之心人心原是與天同運頃刻有息則便

不相似

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河圖洛書示人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爲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爲火氣煖者必凝達故三爲木凝達者必堅凝故四爲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

西北二老爲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爲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於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於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偶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圓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

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

其曰正心者不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斯時也心惟存其恂

慄而已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也是則然矣但不知事物旣交旣有視聽之時其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者與前時有異乎與前時無異乎豈所謂凝然中居者只主於靜時而爲之者乎抑亦無分於動靜而皆在者乎

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所以爲寂也天機卽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人

只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也聖人固以寂感對言亦有以寂感分言者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閉關不行是寂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幫補一感字而感在其中矣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感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幫補一寂字而寂在其中矣易明言閉關不行而先儒以爲動而見天地之心是以爲寂異於感而幫補一感字也易明言感即天地萬物之心而

先儒以爲咸卦六爻皆以有感而多凶是以爲感累於寂而帮補一寂字也是未知聖人對言寂感未始爲完語而各言寂感未始爲剩語也一陽成震何以爲之非動也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宫其潛萌焉所以爲寂也咸之六爻何以多凶也曰非感之爲害乃害於感焉而凶也故曰未感害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眞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鄉本無知欲知其鄉則強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鄉即此心之鄉無定體者即此心之定體也有定體故曰寂

不動則有定體也故謂之寂無定體故曰寂無時無鄉則無定體也故謂之寂動則有時有鄉有時有鄉則動也

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此求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着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

操此一心心心相猝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
擾也
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
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
也乎
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爲善則已果有志於善則世之
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
爲之所謂衆生病即是已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
不能自已者也
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真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

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爲利塗也

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爲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生矣

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

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

所欲一篇盡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妾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為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往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挐能擊能從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往於世也則又有倚有短而卒無不腐為埃土化為瓦鑠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

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眞有矣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已上論悟

所爲心術大蠹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欲明義利之辨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莫非義矣尤必

精察之果有爲歟無爲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矣

世間取高第爲大官享耆壽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即其沉酣飽滿於聲利間當時莫不自以爲最得意然纔沒身便與臭腐糞土何異此孔子所以較量於齊景公夷齊千駟餓死之間其於提醒人心最切切也

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巳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此身在欲界中頭出頭沒乃知寡欲愼獨功夫眞未
敢艸艸論也

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於人亦絕不知人間
有炫燿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
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
於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厭之而投筯矣所以甚
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取於其固陋以狥時
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
其動心也

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

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德也所苦習氣纏
繞欲障剗滅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
勉焉以爲古來儒者所以自淑其身之學其命脈
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古今之異者也
係自來家居多是謝却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宴
坐山水間稍能擺脫便謂胸中無事其寔種種欲
根潛伏不曾露出頭面既不得頭面則不知下手
着寔掃除蓋悠悠之爲患久矣近來乃於一切應
務不敢避過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敗露則一番
煅鍊從此功夫頗爲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敬人

靜坐之說亦在後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攝閑汨沒中能誤人也

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於是大悔曩時孟浪漏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着力久之亦漸覺有洒洒處但若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有洒洒處

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而謹愿者

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爲狥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

古人爲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凝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帶之根固於中而牽引之勢摇於外所以精神力量趣見不如古人

大率此學惟真根子最是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是真根子則初間雖是用功甚鈍久之必自透悟若不是真根子則其下者樹門面高者鶩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即其意見所宛雖自謂已

超無欲界然頭出頭沒此身竟不離欲界中蓋雖
高明之士亦往往而然矣皆是其初入頭根子有
未真處所差只在毫釐間是以志必論真志功必
論實功蓋爲自身痛痒不爲別人一切世間好看
可抹撥盡也

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此兩路
頭從何調停謂名節者道之藩籬名節與道是一
是二謂之藩籬則所藩籬者其中要是何物

古之問學只從實地着功夫不涉言說亦無玄妙不
弄聰明不早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

是真實不誑語也不弄聰明不躐階級正顏子所謂善誘信行謙正大易所謂龍德

近來同志中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爲實際蓋緣始初發心原不曾下真種子所以頭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料窠臼中方且認賊作子自謂超悟誑已誑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不行溪可太息傑亦尋常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覺掃除私意之難益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

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
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
已　古來儒者真根子真功夫若先君子者未易多見也
近來學者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悟之語文
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關機
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
之而號爲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嘿然無說坐
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
眞實力行一路乃是一帖救急簡易方
先儒爲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今人說義利處太粗淺

與說辨義利處太容易了所以功夫不着實喫緊自聲色貨利種種病根以至於有意爲善皆利也自辭受取予之節以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爲皆義也此心至神本無染着惟對境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毫潛伏斯本體流行乃是合下了當

學者非無痛痒之爲貴而以真知痛痒爲先既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痒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徧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痒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痒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

知痛痒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

竊痛世人汩於利欲迷失真種絕去天理自墮鬼蜮是以在羣衆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雖至速侮招尤亦不爲悔至於同游諸子尤更不敢惜齒頰然察其中如聞古樂而思睡者固亦多矣亦不爲悔蓋其有一二人能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乎其精則宇宙間氣脉尚有所寄不至盡泯爛此吾人大功德也

今之學者種種欲障絕未擺脫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孫其欲根而往往託無欲以

感無善無惡之說以覆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所謂終身役役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可哀矣夫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寂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寂學者此心原不放逸者能有人哉

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涭沉有所不爲而發之以果决有所必爲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

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功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

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

常存不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閑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強類如此

古人學問宗旨只在性情上理會而其要不過主靜之一言

昔人謂有意爲不善與有意爲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愼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

藏若於此參透則終日履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
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
不能累我也
衛武公作抑戒使人日誦以自儆其喫緊全在不愧
屋漏一語是時武公年九十餘矣其學之勤而密
也如是
吾數年來日用操鍊中頗見古人學問頭腦四十年
散亂精神儘從收拾自此發憤努力或可不辜負
此生耳
古之儒者所以爲學之大端其實乃在於身心性情

之際而不以事功技術搊耳目爲也故其退藏於密者其約其窕可以窮神而立命

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樂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若拘束也則必求真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求真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

所謂充拓者亦非如𠒇亦子之心擴而充之之說蓋

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去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
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
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
本自高明本是中庸人惟爲私欲障隔所以不能
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學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
也

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自非
兄之懇心真實直從心源上着功夫不能爲此言
然兄自謂未得欛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於此
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

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卽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種子則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若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卽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轇轕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

所將還自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

境界不論靜鬧功夫不論頓漸靜鬧一境界也頓漸一功夫也鬧處不得力即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頓亦安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即是頓即此一路接續不斷頓即是漸非二致也

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脫洒非

二致也

世間文字與出世間文字一有着處其病同也不若倂耳目口鼻作用頓然放下便見真我

近來用力益見此物到手之難不且死心塌地拋棄萬緣下十餘年死功則不可妄想古人不言思道三年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眞公案也後世儒者只是說話度日而已况在近世乎

聖學終日發憤只是一事若使精神稍有間便有洩漏此後世儒者之學所以與入聖路頭猶隔一關也欲求眞血脉路絲毫不容異同處且將言語意

見一切掃去轉益收拾精神向裡直從無聲無臭
處自家討個消息念念不舍如此數年更看意味
何如
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効力而從事者既於眞性不
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
爲道者亦覺如隔壁聽語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
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
年前意見種種抹摋於淸明中稍見得些影子
予自年近四十則心益苦蓋嘗叅之閉門靜坐之中
叅之應接紛擾之中叅來叅去如是者且十年而

茫乎未之有得也雖其茫乎未之有得而隱約之間若或有一鏬之見焉則亦不敢自昧也

上古聖人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思道三年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所以求之枯寂之中如是其堅苦然者蓋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故不容不如此着力也然學者用郤有寂有感的功夫郤是於此中欲識得無寂無感的本心欲復得無寂無感的本心而非以此妨彼之謂也

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

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苟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甞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甞不欲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色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

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内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嚴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

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蓋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直即天機之自然故惟直乃為動以天）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慾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

也是乾之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

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

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繫於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攖之者少矣

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爲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真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樞柄爲說

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鍾之管在修齊家則陽氣發於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繫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繫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潛藏者非謂有時而發用也卽發用而常潛藏也其在下者非謂有時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illegible]所謂多用之潛龍者二爻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九六位成矣而未始

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為
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
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
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麄跡其精
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
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即此
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
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
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麄處即

是心麁非二致也但古人於藝以為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為溺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為藝與德之辨也

論語曰據於德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之與藝說作一個不得說作二個不得纔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纔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之間既云終日從事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

瑟羽簫操縵安弦種種曲藝即便偶一爲之則亦可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爲其有欣厭心也爲其有好醜心也爲其有爭長競短心也欣厭心好醜心長短心即是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

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者道也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聰明才智之士乃終身役役竭其心思而竟不可冀於有聞者此有説矣非特聲色貨利之能爲心累而種種聰明種種才技種種功業皆足以漏洩精神而障入道之路自非痛與刋落絕利一原則

非所以語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程子曰今之學者無可添只有減減盡便無事

恒者人心之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設使爲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轅直綠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爲醫巫師是也者傳爲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功夫則庶幾性

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於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蓍布卦乃為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為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時矣是可謂之恒乎

近溪羅先生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録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須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録一編

循其言求之病益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講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顏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體仁顏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

正喜使息心而孜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際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然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曰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比上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先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

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先生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
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
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大驚
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　廷
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
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府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
以守入覲見華亭華亭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
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先生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
於其不過爲世道計能推此意以及同志乎徐默然
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

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東之東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
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
梁公華亭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
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
在東之即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
復何憂華亭首肯先生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學脉
不端則心事難一趍來朝之衆合弁一　番令其向往
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哉華亭躍然喜
翌日大會靈濟宮先生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與赴者
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

有從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築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賚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

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著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盡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

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一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為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

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真至希天乃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

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致也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別如是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盖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爲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逺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爲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

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而然莫非天機活潑也果動以天此則何氣觸動以人共然乎

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爲之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星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故維天之命充

徃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
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
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
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諸
發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蓋謂性雖無善
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
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
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爲世立教貴
在乎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
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

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縕凝結此身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拔一世故將自已身心總放趕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此語

爲見聖訣今日正昔保全此太和之難保合自己身心其實即所以保合天地萬物之和

問旱久遇雨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枯之及獲處何如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求只可會意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神者也

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此心認得

零碎故言後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心爲後故言下看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

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宰其布濩雖顧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

自是難容眞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雲霄曷
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唐宋諸儒初起
志向愛討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旣作識
情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黄瞰淵日而遍增
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
爲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盡爲
好學無奈覓眞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
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會中一友用功每坐便閉目觀心問之曰君今相對
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恐不能保守奈何

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曰可知炯炯有個落處其友頗不豫久之稍及他事隨歌詩一首乃徐徐謂曰乃適來酬酢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爲乎況聖賢之學本諸赤子文徵諸庶人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殁身不爲神者無幾若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殁不爲鬼者無幾豈知此一念頭翻爲鬼

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一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爲宇泰天

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前賢所未及多得之釋氏

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𨇠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似無而不至於無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言思路絕難以名狀也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

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為天下至有為天下至無是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為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為即不善亦何所不能為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嘗變遷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一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脈何等相

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孔子以復禮荅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葢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

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紜紜爲莫停一息本與乾元
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
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
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黄中通理
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將塞滿世界了結萬世
所謂天下歸仁而爲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
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
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
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
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乎中庸盖此

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倏不曾滅息而
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處
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
所忌憚不免游氣雜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曰聖
賢語人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葢吾身軀
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言動者仁之生機為之體也
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鄉聲類也潛通
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
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

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聖人指點仁體毋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我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何如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體貼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能

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葢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爲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爲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爲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爲靈此無他葢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爲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

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誠善萬物之性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爲體萬物以我身而爲用其物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盡其爲體也誠一則其爲用也自周此謂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强識乎

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義既體之性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

學者果有作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真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此恐是究竟境界非是起手工夫）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

自然不肯換去矣

善哉程伯子之語識仁也謂識得此意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彼豈務作修語耶良由直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故曰大不足以名之若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故學者果能識得誠自己誠己外無誠妄自己妄己外無妄則一是百是而存養克治方是欛柄入手郎如今日吾儕徐徐而食食畢而起且坐且譚莫非本體亦莫非功夫固無善狀亦無過舉又何彼己之可分真妄之可辨哉時時如此透徹便是萬物我備便是

學以致道卽此學字亦從人強名耳

問程子既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也中間又何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爲仁惟是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卽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卽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之不倦其不厭

處卽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卽其所不厭處也紘天徹地膠固圓融由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才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看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看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看緊切自然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其勢之所必至也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懸切透徹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君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功夫已先無著落處又如何處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

大槩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適纔所論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

或問盡心一章曰其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也盡心性容藏

微妙渼遠其研窮精徹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廻而了無窒滞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入於天則愈探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益湛是即水性之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君善知善養以顯著修為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沍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盖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

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殀可[illegible]

何足言也哉（貞人之言自別）

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若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塡胸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恐不可如此論好惡皆中節皆能過而不留何論多寡即是日所感多當惡之事恐多惡亦無妨倘好不中節又有留滯少亦不可況于多乎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功夫作得主張方好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功夫此亦儘為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功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為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任畢竟難以長久況

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遠矣曰弟子所用功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愼獨難説愼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愼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内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愼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愼的頭腦愼亦便以獨作主張愼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動

息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此老於獨亦欠明獨亦性體向來如大貝明珠泥雜沙泥之中不見其為獨尊惟從戒懼中察出而見其顯見然後能舉之然後知其不與萬物為侶而後可言獨也若諸人猶未認得獨的頭面慎僩甚況汝輩功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息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息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提醒人最妙則汝故說心為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以良知良能並言

後却只言知者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紜其論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

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功夫便好下手且與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説要致良知則其意尊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説良知已也曰郎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説致的功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功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見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

問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嘗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卻是以主意為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卻終是要動也曰意思與心不同乎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己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卻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

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慈湖不起念之說正然

問人資稟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安敢便謂不待培養而自生發也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盖論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

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堯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孟子聞一善言之說正謂聞見雖自外至決若江河反若自內而出非謂堯舜亦藉聞見作覺悟也待覺悟恐非由仁義行之說矣

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

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爲知以所自能者而爲能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毋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曉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修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修己率人故縱有作爲

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卻不知天下原有
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三件大學術也
今人懇切用功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
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
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
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
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
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卻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
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
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為此心

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問尋常如何用功曰功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宵然如一大夢當時適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於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谷

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慮乎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至眞無妄至一無二故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功夫可以操執然而此些子良知之知此些子良能之能却似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敎足受用固無甚剩

餘亦無甚缺欠也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徵以人事又恐或涉於玄虛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爲人事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立教所以爲天下後世定下一　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此便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後世不察乃謂孝弟是

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人之指南爲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

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
世皆雍熙之化矣
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爲學個甚麽所仕者爲仕個甚麽如大學誠意正心修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句只說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似有兩件實通實爲一事所以論至善者只止於仁敬孝慈信從此見亦從此作用

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却渾然是造化一
團生生之機
或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
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
僉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
得柰何據諸家議論皆云性有氣質之雜而心有
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便可率惡將如何率得
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於是自心
亦疑惑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
為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

且不敢直率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也只能發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為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天命率性二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畢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為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為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之時自然已不住修

未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

孟子論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爲善也哉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某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某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

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人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

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此豈善說耳目者哉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加何觀曰君不知如何謂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我且詰君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

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

若論爲學則有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先生與心齋先生雖的親師徒然陽明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踐履要知覺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稱聖賢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力必先以巧則覺悟踐履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紊如此時謂念頭動處當謹然

念頭動從何來則未謹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所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濬流出自淸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周坦途而足之舉也何等安穩此與知即是行之說異畢竟乎止

問思慮起滅不寧柰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盖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

滅之可言曰此特此心果是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不知作何對治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詹明甫問曰學貴靜乎先生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不宜失靜體功宜何着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明甫以寂爲疑先生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一念不通之人

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此心之體極是微薄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使着許多粗重手脚要去把捉搜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鑑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怪水性難澄而不知原係自家亂去動手也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顧諸士夫嘆曰只恐生所待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徧指面前所有示之云大衆環視群

聽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老幼咸躍然而前各有稱說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譚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非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于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識

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是相去遠乎先生浩然發歎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煮砂求粥也衆請指破先生歎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歎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

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曰如此譬喻與

聖人之學尚覺不切金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鍊鑛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光瑩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少他分毫盖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神則

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知用火鍛鑛則鑛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所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

暫覺之視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
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
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問知得良知是誰
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
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
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
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
昏瞶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
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
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既

處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不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乎曰此是功夫不熟熟

則恐無此病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處入
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夫大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
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
能一一則無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
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
寂中庸形容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以
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盍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
化渾然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耿非如耳目
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
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如汝實實要入此

門則先須辨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又得真
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
任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
有懔然悟默然惺儒者于悟門更不敢進一字惟先生有力量方敢言惺想原是
先生得力路徑也大學止定靜安中庸戒謹恐懼只此雖是得得艱苦却是
任得安樂也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
子更說既得而樂樂不患不能守今也信得只要
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以下論悟
問赤子之心如何用功曰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
盒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

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
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
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那
自然會尋轉路晚夜皇皇如饑莩想食涷露索衣
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
或見古人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
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
是赤子文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
精神自來怙體方寸頓覺靈明如男女媾精以爲
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

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潔淨精微也巳曰此後郤又如何用功曰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功夫請看慈毋之字嬰兒場師老圃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爲問我亦莫可爲荅也巳

問其今日用功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

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而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此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親切執如此明辯到底

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兩親切處矣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謹恐懼耶余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是不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

曉得說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逆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是曆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非見不慮之良不可言悟悟處正悟不慮之良不可言妙合

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無異

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為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去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盖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

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此非上智亦難下手乃詔令也

禪家看水牯牛覺正如此

其今在此講學携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爲仁又指此個人身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啟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

巧至巧者耶

問此心每日覺有一念而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矣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善操舟者當衆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也況所云念頭之雜忿怒之形亦

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功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心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

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絶無崎嶇灘瀨也
問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佇所謂習慣成自
然也吾人皆能得若說由仁義行不從勉强處起
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日此個宗旨孟篇篇
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
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
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
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
爲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
其節文詳細精察一絲滲漏得多少功夫方能至

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皆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便從外面比做修爲猶然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氷之與炭做得閑熟一分則去眞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儅則去眞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此又與平日議論稍別要之三知自然有別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同異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擬議所可矯強也耶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為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天生

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爲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爲人久爲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爲物甚而爲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爲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皆徒失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著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二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後天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強之能與奉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要識得難以用功決

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快活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爽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盡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

原無一物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
心如要萬物皆爲吾體萬年皆爲吾辰則須將前
時許多俗情世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狥物肆情
一付儅污濁雜擾會轉移窒塞此心之靈洞達
的東西痛恨疾佻惟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淨
焉然後収拾一片眞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
安頓一處寛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
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
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
衰而其眞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

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神聖功化也耶故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復不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眞其見既眞則本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神鬼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具生下帶來至寶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禽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說之而不容自已者矣

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自叅抵晚無大失錯即童僕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差迷也將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而嘆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様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得光精精無有沾滯說得又自己翻帳也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様矣曰不識先生

心中功夫卻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守也無個外所用功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獻茶時隨衆起而受之毀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與之此只論得聖人與夫婦之愚同處聖愚別處何在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功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功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黃紅綠映物以成昧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功

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巳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
種皆病有志豪傑須蚤覔明眼真師下番辛苦氣
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逼身剝落到牙關再開
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
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慕拳轉頭時候
友人懇求指教先生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即
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
先生曰人有拔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乎友曰
然先生曰君之心神徹微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
足躁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

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即牀榻亦因震撼

蒼頭俱爲怖驚摧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可見頭

不問足心不問身我不問物天不問人滿腔一片

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爲君之分在身

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

此個靈物乃一面閃賺莫測底裏譬則寄養嬰兒

不識親生父毋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

不可想耶

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恐懼姑

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設應

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予謂此說汝原來專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也予謂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生及諸士子沉默半餉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畧無差僣予目以告生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猶未解傍諸士爲忻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予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世人每每以閉戶靜坐

爲寧靜以矜持把捉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十人而九曾不思量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觧作平常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臾不可離須臾不離固尋常時刻所長在也諸生試觀適纔童冠擊鼓敲鍾一音一響鏗鏗朗朗諸縉老拱立而聽亦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予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

時與史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功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功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為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諸士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衣吃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

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問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作又以混沌爲妙）從今便好竪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善誅將不爲禍恐耶一慼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聞某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覩同志前輩談論且
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
快踴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
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俱在原未嘗專
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
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
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
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常汎觀今古聖賢其道雖
從悟入其悟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
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

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

問近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實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夫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慚懼怕

却便修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泄之在一[illegible]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此即便是戒謹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在先生法門却是一剎救命要藥

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豈謂悟來猶不是實際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微即道心

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猶遠也與平日議論不同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先生旹與王塘南論學曰但從樂入是矣於此論樂乃謂似與孔顏之樂尚隔一膜何也

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爲也用不去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欣欣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欣欣也哉雖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適此之言樂又別抱與孟子反身而誠意未全恰

論曰先生之學本於超悟故其見徑潔直捷亦廣大高明似得之宗門爲多其所最得力在孟子論不慮不學一章陽明先生單提良知學者猶得影響依附

先生專指出愛敬以見知能之良且曰一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為仁又指此個人身所造所帶以盡仁故不惟不落宗門之悖遠倫常亦不令人得以影響依附挺然指出悟門為士人入德脈路發盡前賢之所不敢發其論求悟之功則曰某徒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然然醒雖是得來艱苦却是任得安樂又曰到那門再開不得處腳步再進不得處不許川千年幾不個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驀然轉頭時候此其於大學之止定靜安中庸之戒謹恐懼二千年不傳之祕一

口道盡矣又曰曉夜皇皇如饑莩想食凍露索衣悲
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處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
古人一段訓辭時則慄然有個悟處到此方信大道
只在吾身此身渾是赤子此與孟子指點良心發處
又覺稍別益參求果切則於己於人皆可得力者也
又曰今人識得此體甚少若知得透徹而久弗去者
爲尤少況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
少功夫方能至此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
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
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然

則先生又與彼一悟遂一了百當者天懸矣此尤談悟者所必不可缺之功也此先生之學術所以爲全也世多爲宗門之議然其見甚確終不可廢也

塘南王先生

先生名時槐字子植世居吉之安福南鄉金田下塘南嘉靖間始徙吉郡城故自號爲塘南居士人皆稱爲塘南先生云父一山晉僑居湘陰以嘉靖壬午生先生於湘陰界頭市先生稍有識日與群兒嬉江灘上時携石以歸壘之庭室以爲樂七歲就外傅輒舉而盡棄之江中所盡棄其幼志其能悔過自新槩見矣楚俗喜賽會鼓吹迎神出入市中諸童爭往觀先生獨據案對卷如常塾師他往諸童或就館側酒食嬉遊先生獨不往舍已廻與凡兒異矣是年遂通大學

父大奇之亦大期之題其堂柱曰立志非萬仞高不可以爲人讀書無一字用不可以言學又時時擧孝弟忠信事實以示之又粘二程先生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像於堂壁俾知瞻仰每食初飯止許食蔬再飯稍進肉味長者食方許食雖在旅次歲時必虔祀先之典且命先生端肅供事所以培養之者又如此辛卯先生年十歲歸吉則既已通四書周易大義年十四其父猶恐先生未悉古人事親事長立身行已之道仍命讀小學丁酉年十六爲府學生丙午擧於鄉丁未成進士是秋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戊申丁

外艱服闋例得補北先生以南請仍授原職會戶部以京儲缺借南京車駕司銀三十萬太僕寺銀五萬諸僚咸懼達遲先生慨然任之大司馬議以四十金爲旅資先生逾月而迈於原金一無所費悉以繳部大司馬稱賞不置先生實非以是博名也癸丑春陞本部職方司員外郎夏陞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乙卯陞福建漳南道兵巡僉事甫蒞任盡裁諸供應幾六百金時上杭多盜漳海多倭廣賊時從流突沿海地方稱爲多事先生單騎至上杭召其賊首引道登山悉其形勢且諭以禍福諸盜皆伏討斬其首惡一

人餘悉宥之既而其黨自斬其兇渠數人來獻乃築城設館議以一捕盜通判領兵鎮守又爲設社學以訓其子弟盜遂息是冬倭犯漳浦襲後江頭土城四出焚刼勢甚猖獗先生督兵禦之諸倭據城以烏銃拒敵倭夷精於其技所擬無不中中無不斃士卒莫敢近先生攬諸所獻策取鄉民車實之草而士卒藏其後環城而進鉛子遇草輒墮地我兵舉火焚其城屋城遂破俘斬過半餘倭宵遁以功陞俸一級既而倭犯漳州犯詔安廣賊流突閩地皆斬于之始知儒者之有實用云在任三年無一字達京師亦無一物致

繋於閫中顯宦之門南臺李御史忽以不職論會大
察以不及謫時公論大明耶以塞責忌口云福建巡按
御史樊獻科因疏言福建之害不在倭夷而在內地
僉人心不公不平是非倒置內地已化為夷矣如今
春考察福建僉事王時槐知縣盧仲佃遂陽知縣蔡
復性皆才守卓著者吏部誤以讒言Graphql調罷斥去公
論何在乞　勅下吏部俟時槐仲佃赴部聽調優處
以風吏治故事臺中所論他御史必不相左既已被
察尤不敢非及部議非先生之實德素孚御史亦未
必訟言如是也先生歸丁生毋艱王戌服闋調除四

紀白者

川僉事分巡下川南道九月陞尚寶司少卿是時部議擬以郎中陸光祖擢是官光祖白於華亭以讓先生且曰光祖所讓惟王僉事一人盖光祖與先生同官南部甚久知先生甚深故云明年三月陞尚寶卿時南昌萬廷言蘭溪徐用檢俱在郎署銳志於學先生悉與之交持乙丑春寧國守羅汝芳入覲邀先生同宿至五鼓問曰近日何如先生曰吾惟直透本心耳汝芳詰問本心先生請示汝芳曰難言也辟之蒸飯去盖始知甑中飯去甑始知釜中水去鍋始知竈中火直難言哉先生曰豈無方便可指示汝芳曰莫

如樂但從樂入可也秋九月陞太僕寺少卿始爲籍
以紀寄養馬疋丙寅印馬顧御史以先生持法大苛
刼之竟降二級授光祿少卿丁卯復丁嫡母艱歸遂
與陳嘉謨訂月舉會於能仁寺己巳服闋明年春北
上訪陽明先生高弟錢緒山王龍溪於杭各有指示舟至
儀眞時兩岸巨舟輳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
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
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爲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
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
矣不必問也先生之不以喜怒用事如此辛未夏陞

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分守關西道故事卿寺鮮外轉
者先生獨出人爲觖望時邊烽乍息宗藩奉職惟謹
官事甚簡先生頋樂之甫三月忽有感毅志請歸得
致仕遂得畢力於學矣久之凡論學者率得罪去先
生已逆覩之云辛卯九月奉　旨起貴州參政十月
陞南京鴻臚寺卿十二月具疏乞休明年五月陞南
京太常寺卿時陸光祖方爲冢宰遂以新銜致仕先
生自謂資拙而鈍欲效先儒之飭行莫知適從會有
兩峯劉先生設館於郡西之西塔寺語人以聖學陳
嘉謨一見而師之不以告人已而諸人皆以爲笑因

問曰何笑也曰聞蒙山講學耳蒙山嘉謨號也先生曰講何學曰欲爲聖賢耳先生曰學爲聖賢豈可笑乃就問之嘉謨曰先生示我以陽明先生之學先生曰以予所聞欲學聖賢必由程朱之教而人何爲陽明嘉謨曰我不能述先生之言子可自往叩之先生乃見兩峯遂執弟子禮示以立志致良知之說先生退而潛思猶以程朱教人居敬窮理似爲穩實而有疑於致良知之說且以陽明先生指本心爲知似不及孔門指本心爲仁程門指本心爲天理更親切與嘉謨往復辨論不合先生乃檢尋程朱論學語及羅

欽順困知記依其說體諸心而行之久之竟窒礙無所得登第後得慈湖遺書覽之覺洒然有省熙體諸心驗之日用動靜之間但不起意而天機自暢遂遵信不疑及抵南京質之會中亦有稱為至道者旋請假歸因見輿夫遇路之高下險夷前者呼後者諾杙若有悟曰此即不起意之學也彼呼者不以自矜諾者不以為恥兩無心焉總之欲此輿之安而已君子之無心應世一任自然甲倡乙和總之欲斯世之安而已此正愚夫愚婦可與能而聖人之道所不能越乎此者中途聞父喪徒跣奔歸朝夕泣踊一任至情

所發自信以爲不起意之學頗得力是時鄒東廓劉師泉講學於永和之青都觀先生兄時松往聽講師泉問先生何似時松以不起意對師泉曰此固是好但包裹世情尚在耳眞不起意則一念且無所容何以包裹得世情時松歸以告先生曰此語眞切中吾病及七七日畢即往請教於劉公盡捨往日不起意之見悉心以聽每日自朝至暮不起於坐研摩自心初焉如入暗室眞無所見久之似開一隙始露微明但每日二膳後穀氣未消似有昏蔽仍堅坐不起以敵退之移刻復明劉公教人不得享用現成良知先生益用苦功瞬息不懈

會兩何乃別錢德洪自廣東舟返過螺川先生一日侍坐山寺方丈問曰何謂心無內外時寺僧方在殿叩鍾錢公曰今聞鍾時我不往彼鍾不來此而聲無間心無內外可知矣猶未釋然及歸螺川問劉公何謂心無內外劉曰汝謂心有內外乎且道汝心所冒至界到何處而止若心所冒擴無至界無止處則此心廓然無際何內外之有先生乃豁然有省一日劉過先生先生侍榻五鼓先生起坐榻上劉問曰此時未應物心有事乎先生對曰一念不息即事也劉以爲然先生在禮部時陸光祖方爲主事日舉佛學且

極談生死輪迴之說先生雅不慕佛而陸齋亟談不置且曰汝既信不及姑暫置之他日必自信耳慎勿起謗即斷善根復邀先生携楫過寶峰寺檢閱藏經曰先代大儒皆參此而成佛典不來東土則必無周程諸大儒矣吾人無自性聖賢無血脈乎復時時舉西方淨土之說以示先生雖未頓信然自此漸發疑端密密參尋期究明此一事矣又自念學到究竟必有歸宿始為大成嘗貽書賁之羅念菴先生復躬詣其宅羅公問曰向所云歸宿者何也先生以生死之說對羅公默然羅公於先生往念甚渥嘗曰汝但自求自試久當

自得一夕偶談及生死羅公曰人死則已矣更何有乎及致仕歸癸酉始立家會每月望日集兄弟子姪會於家一以孝弟慈相勸勉既而與豐城李材泰和胡直會於神岡李學不主良知胡謂先生曰人有此知如天之有日若無日則萬古如長夜矣先生曰知無邊際（無邊際者非知也知亦其所發也）且不可以色相求日有方所可以形質見日不足以擬知也及見胡子衡齋言理在心不在物先生曰心無邊際理無邊際物者心之變化亦無邊際豈可謂心理在內而物在外乎後一日相對於福田寺因及佛氏無情無輪轉之說胡

曰草木之在天地猶毛髮之在人身均爲無情物也何輪轉之有先生問之有契於心訪羅汝芳於從姑山房汝芳謂先生持七俱胝眞言迴向往生極樂之說留旬日而別先生甚稱其簡易坦蕩形骸俱忘郎不数数談學而神態超然迥出塵表其受益有得於言語之外者自愧器局狹小不及也壬午春偕安福劉元卿門人趙師孔訪徐用檢於蘭溪信宿而別過錢塘憇虎跑寺陸光祖來會三日陸聞家計去因訪沈蓮池於雲棲寺沈戒行精潔勸人持佛號脩淨土友人問兼持眞言何如沈曰辟之戰陳善鎗者勝敵

惟鎗耳兼一刀敗矣一日郡守謂先生曰聞有宿貸
未償吾能酬之先生曰其別無寸長僅此小節併毀
之適以辱公之知爾先生得石經大學於鄭端簡古
言中甚尊信之謂陽明信大學古本竊疑其中尚有
錯簡朱子以已意補傳尤爲未安惟石經大學詞旨
完明渾成一書本無誤闕其以知止知本釋格致理
極精切豈天之未喪斯文致此書之久湮而復出邪
乃錄寄門人賀沚於荆門刻而傳之同門士乃訂伏
臘十日之會於敬業堂習藉先生序之曰學必以孔
孟爲宗以倫物爲實踐以徹宇宙貫古今爲分量以

精研入微為根柢以合德天地為究竟是會同門士自遠方來日常滿座先生喜其專切每日必趨未嘗以雨雪寒暑間焉壬寅會萬廷言於樟鎮先生甚稱其學之正當精深甲辰春毘陵唐鶴徵謁先生聚對於西原智度間凡七日辯析頗多於乾元之旨發揮更詳言下大契五月會於敬業堂先生一以直透太虛為教諸生中有專於參究者有專於收斂者折衷於先生先生曰只透太虛不言參究而參究在中不言收斂而收斂在中貴善會而一之或者曰體本虛何所事透先生曰能不透更好或者曰不用透連虛

亦無先生曰是虛亦無爲之抵掌一笑又曰性無內
外貫顯微故學貴虛行貴實纖念必察細行必矜視
聽言動之中則子臣弟友之盡分取予辭受之不苟
暗室屋漏之無愧庶幾積功累行可爲進道之助則
在一家表正一家在一鄉表正一鄉在一國表正一
國在天下表儀天下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吾儕當以爲準的乃爲眞虛之實際不然一行玷缺
即虧生平明爲人所非幽爲鬼所鑒察吾心已歉氣
已餒無論道無成且傷人指摘曰某爲學而如是是
學之無益於人也如此人不信我而遂不信學是斷

人之善根其罪過孰大焉故談虛而不務實者學之弊也道之塞也士之蠹也多士則慎諸九月會於西原先生極論人在生理中猶魚之在水中由中徹外莫之非是此理塞天地亘宇宙無微可間無時可息个性空寂而非冥頑其中自有這段生生不容已之機瀰漫充周活潑圓融孔子所謂逝者如斯詩所咏於穆不已者是也須知此理乃爲知性識得此生理隨盡前實行更有何事又引程子言天運而不已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皆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一段及陽明先生惜陰說天之運無一息之停吾心之

良知其運亦無一息之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停則知惜陰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儒嘆自漢以來學者未知此義豈不然哉是日先生喜見於容精神透露言語敷暢膳飯如常復升堂談論將午先生忽舉指示諸生有拘攣狀諸生群起而前先生曰病至矣遂不能言十九日還家諸生環侍無間日夜有舉寂定無礙本性原超形氣平生學力受用在此爲先生言先生笑而頷之或語有當意輙首肯且微應之兩目烱然神志凝定十月初八日卯時卒先生之自叙曰某夙

賦鈍資所幸自幼承先考之訓知趨於正稍長聞先師之教志學彌切然於道茫無所入輾轉參尋疑障萬端及入任勉自檢飭後遇良友啓迪切偲之益得免顛墮平生不爲鄉家之計一於學而已年及五十道猶未明乃深自慚愧棄官而歸志益精專功無作輟逾年稍有所窺始為自覺本性空寂了無一物超然首出不受塵滓頗似得力舉以語人同志亦多見信者如是者垂十年已而復自覺體用未融一切應感似於本性不無毫髮之判容容生疑容容體認久之乃自覺性雖空寂實常運不息其運也非色相其

寂也非頑空即寂而運存焉運非在寂外也即運而寂存焉寂非在運外也此所謂於穆不已雖寂運兩名實寂運雙泯有無絕待不容擬議此理充塞宇宙綿亘古今刻刻如是萬劫如是天地人物原無分別孔子川上之歎正描畫此理眞面目易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於穆不已皆逼眞語也此理無可操執無可趨向纔一措心便覺爲二惟可默契而已戒謹恐懼保任乎此非有所加也學者但退藏收斂知識不用以還混沌未鑿之初庶爲近之至大休大歇機忘而性復在養盛自致非人力所及也惟着空着相墮落二

遂後學通患乃不得已姑提生機二字與及門之士共商之先生嘗閱佛典見六祖言無上涅槃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若以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即爲斷常邪見因嘆曰此於吾聖門之旨合及讀老子書所云天地之間猶橐籥恍惚中有物杳冥其中有精亦不與聖門中無異旨惟二氏主於不染一切以完其性吾聖人主於不離一切以完其性故先儒以佛出世儒經世爲言要之吾聖人亦自不染佛氏亦能不離離而不染不離而染何足言也若謂聖人不能出世佛氏不能經世則謬也但其施設門庭則異蓋彼

教深憫凡情之沉溺故姑示超脫亦其救世之微權至於以不壞世相而證實相爲言則吾聖人之道在彼教中亦必以爲最上不思議之圓宗也先生又以先儒所著論學之書皆出其所自得一一購求莊誦擇而行之乃讀白沙先生集尤覺有契於心以爲後學但遵白沙之學而入庶乎其不差矣又言平日參究生死之說至耄年謂果能深證孔子川上之旨則生死之說當自有悟非可以凡情揣度也孔子朝聞夕死之訓至矣先生病中終日默坐自謂往年爲學皆意氣也精明即爲妄覺克治亦屬安排以分別

抉擇之心大障無思無爲之體是以先聖教人必此定靜安而後能得不識不知乃順帝則程子謂識得此體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焉未嘗致纖毫之力其開示後學至深切矣先生蒞任　在郡有青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眞復禮道東之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萃和之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一峰書院之會先生蓋無會不赴智度敬業諸小會又乘間數舉且訪錢德洪王畿徐用檢羅汝芳不憚遠涉又間歲一會萬廷言於桑林或習靜於金牛寺或習靜於高汝之新興

觀自搆三益軒之後往往習靜其間先生所以求之人已動靜之間不少間斷如此又不敢少執意見宜先生之直窺聖奧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宇宙間一生理而已生理渾成無聲臭絶睹聞而非枯槁空寂實天地人物所從出之原也故命之曰生理人人具足物物均稟是之謂性孔門所謂仁者此也仁非外鑠本吾固有聖非有餘愚非不足惟學非求仁賊生理漸槁是謂自賊其性善學者默識此體敬以存之則生理呈露火然泉達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融貫不二不

息充塞宇宙總歸生理之中故曰天下歸仁是謂
盡性孔門求仁之學盖如此
此理浩然無涯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一也非有
二也時時體認乎此便時時俱立俱達時時發育
峻極此之謂學
盈宇宙一生理之充塞萬古不息天地人物皆從此
中流出此理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宇宙間渾
成一片豈有天人之分深契此理即是知性知天
終日乾乾正是天行健也
維天之元氣渾淪磅礴無所不貫故日月山川草木

鳥獸以至一塵一毛物物各賦形委命無少遺焉惟聖人之本心渾淪充塞無所不貫故五常百行三千三百以至一瞬一息事事各中節協矩無少惑焉是以聖門言仁必喫緊於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非故屑屑於枝節也性本體物而不遺故學之爲體物不遺乃所以盡吾性也顏子博文約禮以此

即一身而言目之視耳之聽鼻之臭口之嘗四肢之動心之思一生理之充塞以爲視爲聽爲臭爲嘗爲動爲思也即宇宙而言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

明草木之萌鳥獸之育一生理之充塞以爲發爲
載爲明爲萌爲育也此理非動非靜而常動常靜
非體非用而即體即用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
物不測若分動靜岐體用則不識生理眞面目是
二見矣

天地萬物與吾之身同一物也天地萬物與吾之眞
宰同一性也不必以我察彼以我倚彼強而合之
也

夫天地萬物生於寂寂者天下之大本也寂體廣大
無際六合一漚萬古一息宇宙生生起滅千狀而

寂自若也然見寂即非眞寂何也寂與巳對故當體自寂復誰見哉此理在探原反本極深而自得之

浩然之氣非形氣也盖天地間太虚中無非是氣故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鄒見正然

問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悠久無疆特言其理耳豈眞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是反為沉滯不化之物矣予曰理果有乎有即沉滯矣理果無乎無即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其理殆難言哉惟此等見解一切

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

又曰中庸言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孟子言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到此境界安有生死之可言夫無生死可言非斷滅之謂也不斷滅非精魂留住之謂也亦非泛論此理常存而於人無與之謂也此未易言惟深造者自知之

一靈初闢而非起照一意微萌而非有着一念密運而非鼓浪此三者同出而異名總爲眞性之妙用是謂生而無生萬古常然無有生滅垢淨增減相

見此者謂之見易
性者天地人物同一體非有我之得私也其在於人
此心太虛無際而中含眞機息息不停有無難名
善惡未分恍惚杳冥其中有精孔門曰獨曰禮曰
幾孟曰幾希周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程曰天理
白沙曰端倪皆指此也此孟性之呈露萬古而
常然通晝夜而不二善學者默識乎此勿涉纖毫
安排惟敬以存之而已
夫宇宙萬物無窮而聖人盡性亦萬古無窮此豈可
以區區持守見解而能然乎其必有洞視微覺絕

於言議而眞得之者矣

夫性者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是純粹至善之理本無聲臭不可得而名狀者也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此也及天開地闢人物化生此理各各具足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夫乾元資始之初本無父子夫婦長幼等名則所謂親義序別信云云亦寂然不可得而見矣雖寂然不可見而此理非本無及有父子夫婦長幼等五倫乃其至善之性自發之爲親義序別信不容自已雖發之不容已而此理非始有也惟其資始之初純粹至善而

天眞具足及其各正之後形生神發而人僞以滋則有志於學者惟當默識乾元之本性純乎天而勿雜以人斯可矣然本性未易識亦未易存中庸特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正示人以識性而存之之方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即親義序別信之未形也雖未形而本性渾然無聲臭而不可名狀即此是完其乾元資始之理是聖人同天之學也

性者先天也知屬發竅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也惟爲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則此知止在體用之間若知前求體則着空知後求用則逐物知前更無未

發知後更無已發合下一齊得了更無二功故曰
獨獨者無對也無對則一故曰不二也意者知之
默運非知對立而爲二也致知者非以知照意之
謂也若以知照意則能所爲二矣則彼此爲二矣
夫充塞宇宙了無聲臭不可名言所謂先天也愚
慮運用萬象呈露所謂後天也先天後天既有分別則知於其中焉能合而一之愚謂一到知上便是後天混沌之中一靈卓爾既非頑
空亦非情識是謂良知此郎先天若於此知之外
求先天便是着空此郎後天若於此知之外求後
天郎是着相故不得已而強言之曰是先天之子

後天之母也非謂此上有先天此下有後天此良知又為先後天之間則是裂一而為三殊不可也

問性情體用截然二乎曰非然也性譬則金也情譬則以金為盤盂釵釧之類也金與盤盂釵釧非一也非二也或以為盤盂或以為釵釧故曰有去來金則一也故曰無改易

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為欲矣善學者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已

問執念則障性若掃念歸空其近於性乎曰非然也

性無分於念不念也且掃念歸空是亦念也念起念滅皆謂之念故人心更無無念時性不離念如水不離波也但執念爲實有則滯於物而性蔽矣悟性則情識爲智矣不悟性則情識爲障矣

盈宇宙間一生理而已萬古此宇宙萬古此生理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測之於上下四方而不知其邊際無聲臭絕睹聞而非枯槁也神變化鼓萬物而非緣慮也是之謂性是性也天地人物所公共之理非有我之得私也會得此生理充滿宇宙天地人物本同一體非有我

之得私庶可默契孔門求仁之學彼俗學之役於
物者固非也異學之欲超於物者亦非也

談異學者喜談父母未生前　　言思路
絕爲最上第一義諦殊不知萬古此生理充塞宇
宙徹表徹裡徹始徹終豈離一切別有未生前可
容駐腳若云卽於一切中尋稱未生前乃爲見性
亦未免落空有二見非致一不二之學也

性本生生故曰性非無也日用云爲一生生之變化
故　事非有也彼判有無分　理事異於道也遠矣

性本寂而無外神徧照而無滯靜無而動有也當幾

中涵動靜有無不可致詰其亂埒合德之與乎
未發之中性也性本空寂故曰未發性能生天生地
生萬物而空寂固自若也天地有成毀萬物有生
滅而空寂固自若也此空寂之性彌宇宙貫古今
無一處不徧無一物不具無一息不然無邊際無
方所無始終常爲天地萬物之根柢而了無聲臭
不可睹聞以其不可得而名故強名之曰未發而
已發而皆中節非性乎世皆以情目之非也觀和曰達道則發正率性也
知眞性之不毀者可以知萬古之常一矣知化機之
不已者可以知萬古之常生矣故古今一晝夜也

晝夜一呼吸也息息不停息息常一學者深達乎此亦何疑於幽明生死之故哉

言空則有空相言覺則有覺相言無邊際則有無邊際之相皆意識之爲也故有想則有無想則無足知其非眞也惟眞性不緣想而得不緣無想而失此意識所不能到故貴默會而深契之

言性至於無聲臭似極微妙矣然愚夫愚婦日用間無一瞬息不由此無聲臭之性而流出者則此性眞平常至切近之理非高遠也

天事之體強名曰心心之用強名曰事其實只是一

件無內外彼此之分也故未有有心而無事者未有有事而無心者（不有所謂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者乎）故曰必有事焉（必有事之事以不可爲訓）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故充塞宇宙皆心也充塞宇宙皆事也皆物也故大學不曰經綸宰制於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蓋經綸宰制總是明吾之明德非明明德之外別有一段應事功夫也吾心之大包羅天地貫徹古今故但言盡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今學者誤認區區之心眇焉在胸臆之間而紛紛之事雜焉在形骸之外故逐外專內兩不相入豈見其支離爭鬬而終不

足以入道矣

所云以心制事似屬二乘卽事卽心猶如認賊爲子生則謂離事求心乃爲二乘以心制事初學則然非二乘也卽事卽心誠爲大乘但所謂卽事者豈卽世俗一種裝點緣飾之事哉其必有道矣文學者妄認心內事外則未免牽已從物若謂心事不二則未免認物爲已此處若非一切捹下畢力自證徒以言語文字解說縱令明白終非實得

此體虛而常生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也只此謂

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矣

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非善非不善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何也識得此理則時時應感雖瞑目獨坐亦應感也與姚江說理甚融非為變皆歎世合何有分為兩截之患乎時時是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常靜也一切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真性本非杳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強名之曰本心透悟到此則本心猶是強名習氣何所樓泊中節與不

中節總爲剩語矣

心一也道心言其體也不涉聲臭故曰微人心言其用也操存舍亡故曰危但體用實非二物原無絲毫間隔在人善會耳又曰若道心爲萬古天地人物之根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

太虛無際吾心體也太虛無際而非空寂蓋生生之理彌滿周匝無一息不運無一處不徧無聲臭絕睹聞而實爲生天生人物之根也是之謂性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已

發之初動四字更要深體蓋此發之動無初無終自

沙先生所謂至無有至動所謂靜中端倪此幾生生無一刻停豈有初終易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微者無聲臭之謂惟常生而常微不涉聲臭故有吉而無凶學庸所謂慎獨者此也獨者無對之謂此幾內不着空外不着相有無之間不可名狀故曰獨也（獨與幾豈有別）

眞識生幾者則必兢兢業業故孔門所謂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方爲實學蓋聖人眞識生幾則常有不敢之心今後學亦有自謂能識生幾者往往玩天光景以爲了悟蕩無檢束則涉於無忌憚

之中庸矣

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此是指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其體感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幾非寂感之間乎當知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先生又言知幾前求體則著空知幾後求用則逐物豈知所幾乎只幾之一字盡之故希聖者終日乾乾惟研幾爲要矣

周子言幾微故幽則幾無不善矣而又曰幾善惡何哉蓋學者研幾入於幽微則善矣不然則任雖本善而靈竅一開漸涉形氣則外染得以乘之將習

氣浸漬潛伏於意識之根而不自覺乃知聖凡之介於幾焉辨之而已是故談悟非難而克己爲切研幾者克己入微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沒齒而不敢懈者也（此論幾又與先儒合似此爲正知幾有善惡必非發然無念時矣大都曰知日幾曰獨於不可分別中分別畢竟不可混作一樣說）

此心真幾萬古躍如非由學慮本來如是今既識得頭面日用一味收斂退藏於密此其要也即收斂退藏亦本來如是絶無纖毫扭捏造作到此境界即真幾二字亦是強名

獨者無對之謂也離獨而言寂則爲偏空離獨而言

感則爲着相故學惟在愼獨愼之一字即戒愼恐懼四字也獨者用之原而體之呈露處也先生論獨即是論幾然大學之獨即指明德中庸之獨即指性曰呈露處則猶世人獨知之說矣惟此爲可致力於此時時入微是謂愼獨是謂攝末歸本

攝用歸體

大率虞廷曰中孔門曰獨舂陵曰幾程門主一白沙端倪會稽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心眞面目不沉空不滯有此是千古正學更復何說然非眞力深詣亦恐落在道理見解一邊終未親切此亦世儒之通病也必覿體徹透勿墮情識

直到水窮山盡處庶幾得之

此心真幾其混沌初闢之靈竅而萬有肇端之根柢乎潛心以居退藏於密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君子所以闇然而日章也

欲普萬物而不遺者必廓然太公心普萬物而無心者能之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發心之初便須立此大志願有此大志願然後能量包宇宙度越古今終日乾乾務欲充滿此志願則必念念無滲漏事事無𠍴遺滿腔惻

隱之心貫徹於天地萬物無少虧欠乃爲盡性之實功此聖門求仁之學也

程伯子言廓然太公此語最精彼欲離世間超萬物便是從軀殼起念要占便宜乃自私自利之心也孔子之志只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通宇宙爲一體更無纖毫我相此之謂廓然大公

聖學以求仁爲宗仁者本心之生理也默識此理瞬養息存綿綿勿懈造微藏密聲臭俱泯身境渾忘不涉思爲廓然無際本來如是成性存存乃還眞源發之爲意念爲靈照達之爲視聽言動措之爲

親義序別信充之以塞於天地之間一生理之渟
慱淵泉而時出之也是之謂聖學此理至簡而至
幽至約而至大在善學者自得之然非有忝天兩
地繼往開來之大志非有發憤竭才專凝沉密之
眞功非有謹言愼行明物察倫之實事則高之或
涉虛見卑之或染塵緣其於仁也遠矣
天人性本善日用之間種種呈露見父則孝心自生
見長則弟心自生如其不然則此心便自愧怍必
改之而後快此在衆人皆然蓋天降之衷非由強
作雖欲罷之烏得而罷之雖欲廢之烏得而廢之

使其可罷可廢則孔孟既建聖教曰湮斯人宜為魑魅魍魎久矣今試反之自心果能不孝不弟而不愧怍耶如其尚以不孝弟為恥則可見此心之良與堯舜無異也且此心豈是因人講說被人逼迫而後生哉此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與生俱生萬古如一日者也

所云家事冗奪於學問實難着力此非生之所願聞也夫道無往而不在故隨動隨靜隨順隨逆皆吾反躬切己改過遷善之地若謂家冗妨學則是學在事外必絕倫逃世而後可也

所謂欲根盤結則更有說　盖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

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竟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此是學問大關鍵處不可不明辨也

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為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為習氣所奪盖凡可睹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粗者也此在切已深體之乃信之

潔淨即是精微不精微則亦潔淨之未至也全放下則湊泊矣不能湊泊則亦放下之未至也學問到歸一處真是一言可了所謂愈真切則愈簡易矣

所云本體工夫只可語於成學若初學之士不於念慮事爲着力而止於本體用功恐不能無遺漏處此未然也夫所謂本體者念慮事爲之體也念慮事爲者本體之用也體外無用用外無體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夫能於念慮事爲着力者果誰爲之着力乎能着力者即本體也故學者以本體爲主而照察於念慮事爲不少缺欠則即念慮事爲之

致力而本體於是乎全矣若謂只存本體而念慮事為任其遺漏則豈有懸空之本體若謂只於念慮事為着力而本體可緩則所謂念慮事為者又從何處流出是皆自作二見而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理矣且本體存乎悟者也念慮事為存乎脩者也故本體上着用功二字不得舍念慮事為亦無用功處原憲未悟本體而強制於念慮誠為未盡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此正悟本體而能消意念之習氣者也何也知之二字本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則是以本體之真知而消意念之習

氣也此顏子克復之學而吾儕希聖者之所當從
事也
孟子言不學不慮乃指孩提愛敬而言今人以孩提
愛敬便屬後天而擴充四端皆爲下乘只欲人直
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爲不學
不慮之體此正邪說淫詞誘人以入於敗倫傷教
之歸者不可不察其微而愼之也彼蓋不知盈宇
宙間一氣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銷盡只一空虛
亦屬氣耳此至眞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
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

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通乎此則知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而孔子大中至正之矩誠萬世不可易也

有謂靜中不可着操字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果爲妄語乎彼盖不知操者非以此操彼之謂也此心兢兢業業即是心之本體即是操也故陽明先生曰戒慎恐懼是本體正謂是耳若此心不操則反爲放其心而不知求矣而可乎惟操即是本體純一不雜即是靜也非以蕩然無所用心爲靜也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慮

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胄認
爲何思何慮乎

先聖謂知崇禮卑知崇存乎悟禮卑存乎脩會得此
意則後天有爲功課皆是先天無爲妙理未可岐
而二之也又曰卑到極處即是崇到極處若離卑
求崇恐落二見

今人動稱本性自然不假脩習殊不知性雖本善而
習氣潛伏不能無蔽故必剥而後復且習氣不惟
難克亦且難知所謂習氣者亦無聲臭根株未拔
則當其未萌時無可踪跡及觸境而露則突然忽

然不可撲滅矣此非透體精一之功時時戒慎恐懼徹底入微直到水窮山盡之處恐習氣終寿有廓清之期也若漫云吾性自然詎旣見性更無習氣此正粗心冐認旣功不透體豈識真性反誤以習氣爲性認賊作子者多矣

孔子言知及仁守而不能莊莅動禮尤爲未善觀此則事爲有差即是心官失職乃知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眞至言也若謂只要心善自然事善此言似是但恐心事稍分爲二便是見道不徹他日或致言動滲漏之病不無矣何也一念即事也一

言一動亦事也心無體以事爲體會得此意則知徹內徹外皆事也皆心也安得分爲二見以爲心當先而事可後也

儒者律身行已自有法度一念不敢妄萌一言不敢妄出一事不敢妄爲子臣弟友必盡其分務期俯仰無愧此躬行實際也彼恣高談薄踐履甚者斁倫傷教其謂妙道在形跡之外此說倡人欲橫流矣

夫性本無病惟混沌一開此竅立焉則業習之氣有潛注其中者矣習氣之潛注其來無端莫知所由

始也其隱無跡莫測其所由伏也習氣蓋甚微矣哉故孔子極嘆見過之難其人而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獨許顏子若云此疵無病不必致功則人人皆聖人人皆天學可盡廢矣曰治病之說特接引中下根可耳若上上根人一悟而徹何事治病乎况病本虛幻豈有實體也乎曰是則然矣獨不聞業力不可思議乎惟業力不可思議故習氣未易頓消予以爲必眞悟性乃能見病譬之日出能見隙虛之塵目明能察秋毫之末彼不見病者如瘦痺而不識痛痒不悟孰甚焉曰然則悟後猶云有

病亦何貴於悟乎曰不悟者能爲病蔽故衆人無病病病斯痼矣眞悟者性與病離故至人識病病斯化矣夫一絲未盡猶難語化學者愼毋以痼病之身而冒認大化之境哉、

陽明先生言惟精者惟一之功博文者約禮之功眞至言也蓋一與禮即是先天更無可措心處故邵子云若論先天一字無後天方有可着功夫孔子云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上達之功非下學之外別有上達可致力也

息息入微亦是後天功夫當如是若眞性則本微何

人之有既知真性本微然日間必用息息入微之功所謂做得功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功夫也

惟此理一見便了似未爲難然必徹底精純使萬劫微細之惑淨盡無餘庶得爲法界中了事人倘於此未能實際直須一一疑疑到至處則信到至處更無歸并承當之可言矣

某平日疑處極多蓋如迷路之人但見一岐一徑可以措足即往趨之及行到有碍處乃又別趨一路是以屢生疑屢換手友朋中常謂某不當如是然某正欲尋康莊大路而不得是以不得不出於此

此殊可憫非得已也世世無先覺吾輩亦不可自棄諺云皇天不負苦心人今雖老猶當晳竭綿力從事或可不至終迷耳

禮者本心生生之條理也心之條理必達於視聽言動舉視聽言動則萬事萬物盡於是矣萬事萬物未有不由視聽言動而與吾接者故只於視聽言動當禮應事接物不必言矣

終日密密切己體認剝落枝蔓務徹本原即所謂脩也故脩非徒點檢末節之謂也切己體認之脩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乃爲真悟未有不脩而能真吾者也真悟後一瞬一息皆歸本原發必中節事

事皆協天則所謂順性以動即脩是性天行之徒
寧有停歇之期若謂悟後無脩則必非眞悟終屬
虛見又或謂悟性任情恣行不由矩矱皆是妙用
何必言脩此大邪見入魔道矣
執一節一行以爲脩而不悟性者有之未有悟性而
毀節踰閑染聲利而傷名教者
學問一事大抵有志者所從以入各有方便之門固
難以一律齊然淺深遠近至所會歸處必合轍於
孔門乃爲諦當其向所入手識出入於傍岐蓋輾
轉參尋端緒頗多已而於傍岐中見其極致之理

不越孔門之旨乃知孔門之道誠大中至正萬古不可易非强爲也道固本然如是也

古人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蓋示人直透眞體之言也此體無可凑泊無可擬議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故不可取也取之則成二矣然非拚捨剝落之極不能透此眞面目殆未易言也此眞面目即所謂眞覺也若未透此體誤認儱侗顢頇者而復援不可取之云一味歇下恐有毫釐千里者矣旣透此體則眞機必呈露到此更有小德川流一段合要理會其路道愈長功夫愈無歇手時如此方

是全體大用之學

徒執即念即空套語而不悟正恐迷入生死浪中若必於念外覓性又恐墮斷見坑內且如日中避影愈避而愈不可得

所舉佛家以默照為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朋友自不肯痛下苦切真脩實證而徒剿掠禪家現成語句正所謂拾人餘唾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有為而發彼因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嘗欲之心全不用

功却不許其靜坐即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眞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也禪家云上品醍醐遇此等人翻爲毒藥正謂此也何也禪家貴悟然悟非一蹴可致必數十年深研力究剝落之極庶幾當極而通如夢忽覺一覺之後夢境都盡乃得稱悟如果眞悟則開眼閉眼總是此體成佛不成佛亦爲剩語禪家向所云云蓋指此也禪家到此亦別有脩持別有精進但比凡人之脩作用不同耳非謂悟後無脩也譬如明眼人行路比之自

人行路不同耳非謂眼明後即不行也且今人果能深研力究剝落之極一覺而夢境都盡否耶如未能然卻不許人用功而欲立地成佛眞所謂凡民自稱帝王矣

願將一切書册上舊說徹底掃除勿留一字於胸中然後默默體驗吾心本來面目當下何如卻將此當下體認得者拈出與師友商量何等簡易明白何等眞實親切

吾人爲學以直透眞性亘萬古而不生滅者此是千聖相傳正宗若不透此總非究竟故有志之士終

日終身綿綿密密闇然自體不求人知蓋其真精神真血脉點點滴滴務在歸根復命不暇向外誠恐一念向外便是墮落枉過一生此事全不在言語講論上不在門面格套上纔萌一念為名之心便是墮落枉過一生也

日間知覺運動種種事為皆本體之流行時時認得皆是本體流行只還他本色順以達之強名曰功夫耳若更起心動念造作把持以為功夫便是無風起浪此是做病非做功夫矣卽自於本體上添此一障宜其愈做功夫而愈不合本體也

當下果無生死二見則他日亦無生死二境
問學而全歸則必超生死之外乎予曰昧性者受役於生死是反覆梏亡之流也執性者厭離乎生死是偏空絕物之見也盡性者不役不離而生死與無生死皆不足以名之是至誠無息之域也夫學者不以至誠無息爲準的安在其爲善學哉是故學必優入聖域乃爲全歸乃爲知生乃爲朝聞矣
屈伸往來之理備於易屈伸往來非兩物以其能屈伸往來者本一也一而能屈伸往來故謂之易聖學一爲要萬古此一能屈伸往來而不息易之所

爲不毁也是爲生生之易則知生死之說彼舍聖學而別談了生死惑滋甚矣

所云心知意俱無生滅而念有生滅此亦常情之見云耳若直透真源則逝者如斯總無生滅之相郎動靜寂感有無皆不足以名之若硬作幾層分看則障道矣

知生知死者非謂硬作主張固守靈識以俟去路不迷之謂也蓋直透真性本非生死乃爲真解脫耳不然則我相未忘便落陰界非通晝夜之知也

孔子云逝者如斯此未易言惟真識本心自能知之

今人以紛擾爲輪廻以頑空爲不輪廻此正落斷
常邪見總之不識本心故也
所云聞道者生死隨我所欲造化在手夫常情所指
生死特以形骸言耳眞性原無生死眞性即造化
也若聞道者豈有惟我所欲之心哉一有惟我所
欲之心即執事所謂銅墻鐵壁千萬重也所云未
聞道之吾人生死任造化固然矣若聞道者亦豈
有任之之心哉一有任之之心亦銅墻鐵壁千萬
重也夫既無欲心亦無任心而眞性原無生死又
非頑然枯寂之物此理微密不容擬議未可以凡

情測量也只於自性透底精研久當自得之

所云覺體無倚靠若還大虛又似有所住此疑良是但從覺體無倚靠處悟入到得真悟處則無倚靠中真住乃是真無倚靠也不然則成頑空矣還太虛三字亦未妙第密密自叅自証他日當自得之

此理天然人人具足不假脩習然真脩以盡性非造作也本無轍跡然物矩郎市則非外襲也故信謹爲見龍之實際而至德爲凝道之真訣何則性本不二探奇逐物總屬二見若未免見有妙性起於物外猶爲法塵影事學者果能透得水窮山盡瓜

上之上更無夫處然後肯信當下小心翼翼動不
踰矩便究竟耳
學必由悟入必定靜安慮而後有悟此不易之論也
若徒以潔潔淨淨爲自了而好惡不能通於天下
則是着空離物之見人我未融是則謂之未悟也
豈曰已悟後又必好惡通天下而後全得無於悟
後更須加封補之力乎盖悟之一字最未易承當
中庸首揭未發之中此是聖門直指性宗之語既
曰未發則非可以意見測度力量捉摸而得是以
貴於悟也大學言知止即中庸之慎獨皆入悟之

方也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即中節之位育以言乎吾儒最初志願之有在也惟志願在於通天下爲一身故必因知止以入悟以眞透吾萬物一體之眞性果能眞悟此性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此是萬物一體之實事總之不越乎眞悟也蓋未發之性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無內外彼此久暫之可言惟萬古未發故萬古能通天下爲一身若一落枝節便有不周不偏之處矣彼只以潔潔淨淨爲自了則與本性之充塞貫徹者不相似此正是未悟既以未悟爲悟又防其少偏更欲好惡適

於天下以助益之恐未免少有湊泊牽合非所謂得一而萬事畢者此郎答不肖書

問情識思慮可去乎曰悟心體者則情識思慮皆其運行之用何可去也且此心廓然充塞宇宙只此一心更無餘事亦不見有情識思慮之可言如水常流而無波如日常照而無翳性情體用皆爲剩語

問晝則寤而明夜則寐而昏欲令晝夜不二其道何由曰寤明而寐昏者情識也性則不可以晝夜昏明言也欲得晝夜不二惟在悟性

問無思無爲也只是廓然大公否曰然廓然大公固無思爲物來順應亦無思爲故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所無事何思爲之有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所知識又何思爲之有又固請畢竟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嘿然久之曰也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去尋體

見其大則心泰必真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終始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念乎

人自有生以來一向逐外今欲其不著於境不着於

念不着於生生之根而直透其性彼將茫然無所倚靠以落空爲懼不知此無倚靠處乃是萬古穩坐之道場大安樂之鄉也此須困心衡慮深探其本積久而後得之若漫然以虛見承當則又遠之遠矣

未發之性先天也此理本自圓成非假人力一涉擬議湊泊即與性隔矣其惟貴悟乎真悟者則靈識意念自融習氣盡銷渾然一先天矣此惟聖人能之自大賢以丁雖云有悟而後天靈識意念或未頓融習氣或未盡銷必時時收斂歸根退藏於密

所謂無修証中真脩証也即後天以還先天在學利困勉者當如此中庸有自誠明自明誠之分盡性致曲之辨程伯子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陽明先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皆至言也

所云居敬非把敬做一件事看惟心常惺惺云云甚是蓋此心湛然至虛廓然無物是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即謂之敬若以心起敬則似於心體上添此一項贅疣矣

先儒論敬者多矣愚謂惟收斂二字近之易所謂退藏於密所謂思不出位大學所謂止中庸所謂篤恭不顯周子所謂幾微故幽程子所謂在腔子裏邵子所謂沉珠於淵白沙所謂緘藏極淵泉皆收斂之義也是之謂敬

敬者此心廓然太虛還吾不慮之本體非造作非任縱不執意念不認光景不依習氣惟得其本心是之謂敬此未易言在有志者自易諸

敬即慎獨之別名謝上蔡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最爲得之

來翰爲兢兢於禮動皆勉強非出自然夫學成而性復者順以出之皆自然矣學未成性未復勉強循理久久馴習亦漸近自然此古人所以貴困勉之功也夫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眞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眞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總與蒲團上功夫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而逢原之所以後於居

安也豈謂終身滅倫絶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
靜以為究竟哉
其昔年實自探本窮源起手誠不無執戀枯寂然執
之之極眞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自盎然
出之有不容已者此非由承接唇吻而得之亦非
學有轉換始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
此性充塞宇宙然測之愈離惟一切放下當體自在
故收歛者迺絶馳求息萬緣潛神於淵以凝道之
功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收歛歸根親切
處難以口授惟潛心至極大休大歇久自得之乃

天然真止非造作也若着意扭捏執方安頓逺之遠矣

靜久漸入自然了無安排而身心盡忘宇宙渾成一片庶幾可以言復性矣

所謂向裏正收斂歸根之謂思入於無思念入於無念知入於無知此全在忘情契性非懸想也果能歸根則一真凝然如有卓爾何落空之有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夫學當無間於動靜然始焉立基終焉入微必由靜得雖有志爲學不久靜恐以意氣承當以

影響揣究竟於真體親切處未能徹底故貴靜迨至一切應感中識取此體淘汰擬煩修省對治打併歸一總與靜功無別此在學者果有決定希聖之志自能因症按劑亦無定方可執也

先哲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又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又云但從一門深入又云譬如學射習久則巧又有承蜩懸虱之喻陽明先生曰如猫捕鼠如雞伏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者切至之訓也學者果能如是可以進於道矣

從古聖賢未有以一定格式塗轍講定而行者只是

彼此啓發用心到會面時機有可投試一拈出相與印証心心相契而已其有一定格式塗轍可講定而行者則小德川流之事道之標末處也

未發者獨之體發者獨之用但能慎獨則中和自致矣

意如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又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遜之名於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

濂溪至精明道至醇象山至正濂溪邈然物表者也

明道渾然與物同者也象山毅然正己以正物者也

孔顏之學千載而下惟程伯子直接其正脈此亦言也先生其正脈乎此外有宋及我朝諸名儒皆得孔門之支派者未深荼梅菴敬軒二先生也

問有謂不起意之學一任此心念念變化既不起意何得念念變孔更不遏衕自然活潑快樂所謂無功之功乃真功也何如曰不然爲此語者盖未悟心原姑任意念之遷轉不停如人墜江流隨波推蕩尤以情與激作謂爲快樂實則馳而不止者也若果達心原

則廓然朗然如日常照而無纖翳乃知前所云者
皆落影終非究竟法矣
陽明先生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先生之學養
氣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學所從入之辨也
或問云父母未生前古有言之者而又云赤子始孩
又云不失赤子之心其義何居曰父母未生前先
天也始孩後天也不失赤子之心後天完先天也
其理則一其時稍異曰未生始孩之說此非吾儒
之言也推墨附儒可乎曰非也易曰乾元資始此
卽未生前又曰坤元資生此卽始孩時而孩提也

嬰兒也赤子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能完赤子之心合於始孩能全始孩之心以返未生前則幾已而人即天已天有後先功有漸次

論曰學非實悟安足語學然非實功安得實悟先生自謂沉思密體未嘗少懈詢質於四方名賢恒趨於郡邑先覺考證於先儒同異不遺餘力反求諸心則障垢之宿積意見之橫生岐徑之疑似其乍開而旋蔽暫通而屢滯展轉焦勞不知其幾徒以志不中阻哲覺此生必前無郤故垂老而僅有窺此雖先生之謙言然其實功不具見乎以故先生之學見之甚確

詣之甚深悟此心之生理為仁因悟此心之虛體為
生持之以收斂退藏以裕其生生不已之機微之倫
物應感以證其生生不已之用先儒未發之妙義殆
有過詳而無復遺漏者矣真可與天合德與世立命
者後之有志聖道者其必由斯乎

憨世編卷之六終